

T村一30多岁的女子在池塘边洗衣服，一不小心，跳下塘去，几个目击的女子连呼“救人，救人”，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塘边。村里的青壮年都

眈不到底

□朱延庆

出外打工了，留守的都是些年老者与儿童，有几位老者水性不错，但他们知道，这个塘很陡、很深，是二三十年前村里办砖瓦厂取土而形成的，他们怕眈不到底，不敢贸然下水。死者的丈夫在外打工，她的亲属商量打捞遗体的事。Y市是一个地级市，全市只有一个打捞公司，是私营的。亲属与打捞公司商量打捞费用。打捞公司的人员要1.5万元，而且款到才打捞；倘若打捞不到遗体，也要付5000元。双方讨价还价很久，这笔生意终于没有成交。

邻村有一位渔夫见此情状，按捺不住了，自告奋勇愿打捞，请几个人帮忙，将小渔船抬入池塘，渔网坠入塘底，岸上的人用力拉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撒、拉，溺死者的遗体拉上岸了，死者的亲属一定要付给报酬，那渔夫分文不要，他说：这池塘深，我也眈不到底，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里；看着众乡亲的眼神，我决心要将死者遗体拉上来。人生在世要积德行善啊！

一些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将眈不到底的“眈”写成“探”或“担”了。

眈不到底的“眈”，垂目注视貌，即眼睛向下注意看的样子。《易·颐》：“虎视眈眈，其欲逐逐。”眈眈，雠视、威视貌。蒲松龄《聊斋志

异·胡四姐》：“女笑曰：‘眈眈视妾何为？’眈眈，注视貌。

某公司年终要发奖金，女会计A到银行去取40万现金，她大大咧咧一进银行门就被人眈上了。这里的“眈”是注视貌。A取出一捆现金，请一位同去的男士提着，才出银行门，就被三个歹徒抢走了现金径直上了小车仓皇而去。

南京、镇江、扬州、泰州一带人们会常说，这件事可以眈到底，或者说，这件事眈不到底，不敢大胆行事。这里的“眈到底”与“眈不到底”又是另外一种意思了。

Y在6年前喜欢炒基金，连连得利，在单位小有名气。一次他看到新上市的某基金，想大量购入，但又眈不到底，几个月后，该基金大涨，同事为他惋惜，他却不以为然。不久他大量购进该基金，形势急转直下，他想退出，损失不小，又不甘心，于是坚守，他被牢牢地套上了，至今还被套着，期盼着形势再转，对于该基金的前景他仍然眈不到底。

世间的事纷纭复杂，万象丛生，有的眈到底，有的眈不到底。眈到底的事，要做；眈不到底的事，有时也要去做，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去做眈到底的事，会成功；去做眈不到底的事，有时也会成功，那就要看你的胆识、智慧和运气了。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

把乡村生活的细枝末节点染出淡雅的诗意。那些终日为生奔忙的乡亲，那些近乎枯燥的乡间趣事，都能鼓动作者的情弦，情动于衷，故有了一种深沉含蓄的情愫灌注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

其实，张纯玉记忆中的乡村，早已物是人非，我敢说，就是他自己回到那里，也难以辨认了。轻松或者疼痛，走去还是归来，那份怀念是深深的，甚至是巨大而永恒的，因此无数世事的纷扰和感情的纠结，在许多年过去之后，他觉得仍然需要将这乡村的印迹记录下来。这是一个纪念，可能更是一个情结。无论时间过去多久，草垛消逝了，土坯茅屋消逝了，“阴缺鬼”“活蜡烛”们消逝了，“七里荡”消逝了，而他吟唱的乡村还在。

张纯玉的散文就是这样，用文字将乡村情感与田园情怀交汇融合。他的乡土散文将笔触伸进厚实的土地深处，探究人性丰富的审美内蕴，使隽永的灵思有着坚实的物质依托，表现了生活的五彩斑斓，生命的绚丽多姿。泥土的味道，炊烟的味道，母亲的味道，在作者笔下，都成了离乡游子心中最难以割舍的乡土恋歌。

去年以来，我的心中一直充满着深深的哀伤，因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两位熟悉的朋友就先后遽然离去。除了割舍不去的多年情谊，我还为他们感到深深的惋惜，都是四十多岁正值壮年，家庭和事业顺利。我第一次发觉人的脆弱和虚幻！

不幸者中的一位几年前已调外地工作，出事的当天一直工作到深夜才休息，但一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另一位同事，从请假看病到匆匆逝去，只经过短短的四十多天，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念和悲伤。想象着他们的音容笑貌，我逐渐失去了生活的激情、工作的动力。我知道我变老了。

我开始怀疑任何事物和工作的意义，做什么都匆匆忙忙、没有耐心，当年的激情与魄力已经离我远去，努力和坚守也似乎失去了价值。我只能躲藏在自己的心灵世界里，独自去思索一些看似永无答案的问题。我就像哈拉扎尔所说的那样：我生命中最难以医治的就是深深的忧伤，不是我不爱、不能喜乐，而是忧伤控制着我，这是我的病。我陷入了职业倦怠的泥潭中。

无数的人就这样被忧伤控制。我知道，如果没有丘索维金娜，我也转变不了这种来自心底的忧伤。

转变来自于今年的盛夏。那一天，我在家里百无聊赖地不停转换着电视频道，不经意间，这样的话语断断续续地传入我的耳中：她被称为“祖母级”选手，六次参加奥运会，她的年龄比获得冠军的大15岁，比获得亚军的大20岁。电视画

记得年轻时，我读过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等，很为作品中特有的“土味”所吸引，那极浓郁而又独特的地方色彩，极自然而又流畅的叙述文本，极具个性而又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极诙谐而又朴实的农民语言等等，无不让我爱不释手、回味无穷。与赵树理作品差不多同类型的还有马烽的《吕梁英雄传》、《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等。后来读多了才慢慢知道，这几个作家都属于“山药蛋派”。这虽是个土得掉渣的名字，却既通俗形象又鲜明准确。因为这一文学流派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写农村的题材，讲农村的事情，塑农民的形象，用农民的语言。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同样是山西籍的评论家曾这样来评价“山药蛋派”的作品：“读他们的作品，就像久别归乡的游子吃到了家乡的饭菜，饭菜虽简单，但很可口，很解馋，放下碗筷后，余味还在口……”

我之所以写上面一段文字，是因为最近集中而又认真地通读了张纯玉先生的六十多篇散文，感觉再次品尝了一次“土味”十足的大餐。我虽然不是农村人，但年轻时下放在农村“战天斗地”，在离张先生家乡不算远的地方生活、工作过整整十年，对张先生文章中所写到的农村人和农村事，所运用的农民语言都十分熟悉、异常亲切，也有一种“放下碗筷后，余味还在口”的感觉。

人到老年后容易怀旧，而且越是久远的事情越记得清楚。张先生的文章绝大多数写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那时候，农村是落后的、闭塞的。特别像张先生老家董潭那样的地方，远离集镇、远离交通线，跟外面的交往很少，就像张先生文章中多次描写的“整个村子被一条弯弯曲曲的大河所环绕，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将村子每个角落抱得严严实实”。如果把这样一个相对闭锁的小村落比成一个舞台，那么，这个舞台跟外面的世界一样，同样都有生旦净末丑，同样都在上演着各式各样或长或短或喜或悲的戏剧。他们中无论是辛勤操劳一生，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尽己所能，让孩子健康成长成长的父亲母亲，还是沉浸在跳白果的乐趣中天真黑黑忘记回家，为看一场露天电影，太阳未落山就扛着板凳椅子到打谷场上去占位子的儿时伙伴；也无论是因一字之差抄错标语或因被逼当过几天伪甲长就被造反派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王洪章与史万林，还是为了白拿一两快糕馒，天不亮就守候在人家门口，为了节省三分钱车费，徒步三十多里买回三把铁锄的光棍汉；更无论是只喝过几天墨水就到处爱摆架子，以至闹得家和亲不理的李不清；还是仅为了混口饭吃就跟在干部屁股后面东跑西颠，对有钱人趋迎奉承的跟屁虫和势利鬼。他们都是里下河一带农村里随处都可以碰到的平凡人普通人，在他们身上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烙印。凡是在我们这一带农村、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会从中找到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事。

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事件情节的交待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张纯玉散文的语言是平实的，其中不少都是没有经过“雕饰”的原生态的口语。从文学的角度讲，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作品语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就是所谓的主观语言；一类是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客观语言。张先生的叙述语言跟文章的题材是水乳交融的，有里下河农村特有的“土味”。比如“八月十五当天晚上，父母亲老早就高高兴兴的收工回来”（《半块月饼》中，用“老早”而不用“很早”；“那时乘车不方便……滑掉下午一趟就得等到第二天”（《光荣花牵我一生缘》中，用“滑掉”而不用“漏乘”；“穿得是掉经掉缕的”（《伙计爸爸拳头妈妈》中，用“掉经掉缕”（缕即纬，与经相对，作者注）而不用“衣衫破烂”等。同样，张先生的人物语言也尽力口语化，尽力与人物的文化水平、人物的身份相吻合。比如《一双毛

窝子过冬》中，父亲说：“一双毛窝子从选料到编织成功不容易，要过十几道手皮子。”用“手皮子”而不用“工序”；《七里荡》中母亲夸“我”：“看来小二瘦子今天表现不丑。”用“表现不丑”，而不用“表现不错”或“表现很好”等。

看似平常最奇崛。用农村语言来写农村人和农村事，使整个叙述文本浑然天成，读起来很协调，很顺畅。除了看出作者已经注意到文学创作中语言的重要性而外，还可以看出作者是个生活中的有心人，因为没有平时对语言的刻意积累，写作时就不可能这样左右逢源，信手拈来。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令人击节赞赏的长处，很可能就会有人遗憾扼腕的不足。作为一本散文集，《尘封的歌吟》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是题材范围过于狭窄。单篇地在报纸刊物上陆续发表可能看不出来，但集中到一起出成书就看出来了。洋洋洒洒六十多篇文章、近二十万字，除少数几篇外，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写的儿时，写的董潭。尽管从书名看，定位在回忆性三个字上，但张先生的人生经历应当是很丰富的，值得“歌吟”的“尘封”往事很多，单单是十六年的西北军旅生涯就有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作者完全可以也应当把题材拓得更宽一些。二是语言的进一步锤炼。本色语言不代表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它也有个提炼加工的过程。就是前面提到的赵树理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中的许多语言，比如二诸葛的“不宜栽种”、“恩典恩典”和三仙姑的“米烂了”也是经过作者提炼加工过的。尽管这样，但我觉得这本好书还是值得一看的。就像走惯大都市宽阔马路的人如果逛一逛马棚东湖度假村的木板栈道，吃了过多的鱼翅海参以后如果喝一碗菠菜豆腐汤，听过不少大型交响音乐会的人如果有机会听一两曲原生态的民歌一样，看过这个家那个家写的大部头著作以后，如果读到张先生的这些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只为了快乐的快餐式短文，定会有一种新鲜感。因而从这个层面上说，土味也芬芳。

土味也芬芳

——读张纯玉散文

□辛予

转变

□朱德金

面的下部还有一行字幕：“你未痊愈，我不敢老”。

也许忧伤的人对“老”这个字特别敏感吧，我的眼球一下就被这篇报道抓住了。“一定要看看是什么让人不敢变老？”我心里默默地想着。整个下午都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这条新闻的重播，最终只等来了家人的抗议也没能再等来那条新闻，但我觉得我的灵魂里又有了追求和执着的影子。

第二天早晨，我迫不及待地上街买来报纸，终于看到了她的名字——丘索维金娜。我认真阅读了报纸上刊登的这位运动员的报道，读完后还感觉意犹未尽，又很痴迷地上网查找着这位运动员的资料。

丘索维金娜的事迹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出生于1975年的她，早在1991年就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在收获了巴塞罗那那奥运会金牌之后，她选择了退役并结婚生子。当她的儿子因患白血病而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为了缴付巨额的医疗费用，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重返赛场。对女子体操运动而言，20岁就被视为大龄，但27岁的丘索维金娜为了儿子，居然把自己锻炼成了一

名全能选手！她只有一个目的：多参加比赛多获取奖金。无数的心血与汗水最终换来了无数的奇迹，她不但给了儿子第二次生命，也带给无数观众前进的动力。她成了赛场上的传奇。

人们常说有多少观众就有多少哈姆雷特，看丘索维金娜也是这样。有的人从她的身上看到了母爱的光辉以及人类无限的潜能，有的人看到了拼搏的价值及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还有人看到了坚守、目标和信仰的作用。一丝感动突然涌上我的心头，她是背负着儿子生命的双重重担在苦苦支撑啊，而生活中一帆风顺的我，没有包袱和负担，不是更应该感谢上苍的眷顾而加紧努力奋斗吗？曾经失去的激情又悄然流入了我的血液里。

我曾经失去过一句话语充满疑惑：“忧伤是难以避免的，但忧伤也可以转化为一种优雅的情思，一种豁达的人生哲学，一种美的力量。”现在，我不但相信了这种转化，还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人不能只感叹于生命的无常，更应积极充实过好每一天！

让我们一起都把忧伤转变为力量吧！

盂城驛

刊头题字：周同 责任编辑：居永贵

乡土恋歌

——读张纯玉散文有感

□陈庆文

著名作家莫言说过：回首，才看见我们是以快乐的心情写悲伤的青春。

张纯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以快乐的心情把笔触放在或悲伤亦难忘的田间地头、家前屋后的作者。他的散文，源自于对家乡的血缘亲情和浓浓的乡土情结，寄托了对母性依恋的同时高奏了在外游子的由衷吟唱。他的散文中包含了一种对农村及其乡亲们的温情，他不夸张，不虚饰，不借花结果，因势利导，更不无中生有，语带双关，而是用一种亲切、谦和的口吻，书写他内心崇敬和日常所见的凡人琐事，使得他的散文作品像泥土一样结实、朴素。《父亲》、《三斤粮票

慈母心》、《门前一条河》、《故乡的记忆》、《村里的贴心人》等篇章，似乎是从活生生的乡村场景中提炼而出的生动现场，不做任何雕饰，有一种令人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如沐乡情的亲切感。张纯玉的这些作品，与那些习惯在乡村诸多表象当中寻找短暂情感慰藉，坐于舒适办公室信笔拈来的写作者相比，显然是两种境界。一种是有根的大地歌吟，一种则是飘忽甚至虚假的想象。

张纯玉描绘乡村风俗画的视角是独特的，并充满了诗意与灵性，且大多数是跟田野、村庄和河流相关的。比如《盼过年》，就是一篇通体闪烁真诚的情怀与智慧的文章；而土地的情节又建立在在对母爱、父爱、亲情的感人述写，让人再次亲临其境对故乡崇敬和膜拜，以及根植于此的母爱圣洁的震撼。

张纯玉笔下的那片乡土，既不是失落后的寻找，也不是离去后的返身顾盼，而是思与念相通，情与景交融。他写家乡，就把自己生命的激情进行融化，使读者产生了一直去感受和体验的冲动，欲求去聆听村头的吆喝，芦荡的虫鸣和月光下的犬吠。从而让他的散文具有了独特的乡土韵味和乡村生活色彩，这是他心中乡村生活的内质带着挚爱去抚摸那片滋润和充满人性趣味的土地。“村里有位有名的老君子……无论从事什么行当，都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开店做生意，凭诚信为人处事，从不赚黑心钱”（《老君子》），对于故乡的亲情和沉潜于乡村生活的写作心态决定了张纯玉散文表现的内核和情感角度。从内容上看，张纯玉所注重的，多是乡村日常的生活琐事。他写农事家务，譬如《搓草绳》；也写生活点滴，例如《学唱戏》。他不是乡村生活的采风者，而是乡村岁月的见证人，他笔下的乡村事件，件件与作者的童年和成长、生活和思考相关。既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起笔，落笔也在乡村生活的底层，这让他的文字穿透了乡村生活的表象，从那个年代人的生存境况去展现乡村斑斓绚丽的人生画面。

就情感向度而言，张纯玉对父老乡亲怀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爱。张纯玉擅长于用一支彩笔，